

見山園存草卷之二

河東周訓成方更父著

上李撫臺書



前承憲諭錄寧州等處山路險隘與其相通諸徑察  
南昌所屬自奉新入山至靖安武寧入寧州遂抵瑞  
州之新昌上高無非崇山複嶺盤互幽險藏奸爲易  
用兵則難也蓋山有小而不可藏奸者龍山荷山馬  
鞍山是也亦有大而奸人終不敢竄處其中者廬山

是也非但山不甚深亦其地逼省會號令專一往來  
輻輳耳目衆而難于伏藏也若西南諸山則不然吳  
頭楚尾旣處兩岐峻嶺密林僅通鳥道人跡旣罕奸  
宄易生大而陳友諒起於武寧小而熊吉昌起於寧  
州反側無常古今屢見至近者甲寅之變張彩七據  
黃茅嶺劉往七據礫坑牙爪橫張陷沒城市王師之  
捕勦也一戰于嶺下再戰于芭蕉橋寧州則戰城外  
新昌則戰城中克捷之功成于累歲今雖盡歸王化  
無復欃槍然楚氛易流于修阻吳地難保其無虞所  
以前經詳明親詣師旅未至之荒山按其要害若茅  
竹若匡竹若梁口若盧源爲寧州營所屬之境皆已  
指陳源委設立防兵又有旣至其地雖未呈詳亦急  
爲補設者若瑞州營所屬新昌縣之找橋其設兵多  
少不一隨地度宜計可防患而止此皆取足于寧州  
瑞州兩營抽調分防之在各縣者未嘗外添一兵以  
增餉也然以此閉境自守則可矣恐根株究不可斷

芽蘖久而復生仰請憲裁先事招徠兼議勦除爲永  
絕患害之舉然後可謹按此等頑類曷承制臺招撫  
不肯奉命者其時閩越滇黔所在鼎沸計欲遠颺投  
合以逞其愚也今荆棘皆已剪除渠魁皆已授首王  
師振旅四海蕩平此屬何所依投尚敢負固不服乎  
故知時勢相殊招之必來也或其中尚有一二不諳  
順逆仍甘竄匿者則當盡塞各山之口以勁兵直擣  
其巢穴卽山失其險林失其密地方可以永靖矣謹

列其山川出入道里相通之大槩以便取道勦捕其  
不具山形者無非山也不具里數者崎嶇難以計里  
也然亦料大兵勦除之後必無巨寇其餘黨必當解  
散必無所事於大舉但張虛聲卽銷實禍獨所深慮  
者往昔之顯患在寇今日之隱憂乃在於兵也江右  
經制之兵原不過二萬有奇前因多事增益三萬由  
此餉倍加而民日困朝廷之上慮民之積困也計欲  
天下旣平卽行裁兵節餉以休息之此固爲愛民之

至意但兵者易聚而難散者也當有事之時立一營  
設一將招集技勇喜事之人利其器械厚其芻糗鼓  
勵其氣以禦患及一旦無事遽欲去前之所與使之  
爲服耕之人能保其心之無所疑難乎夫將弁撤而  
候補自無他計兵丁裁而無歸必有險心蓋以四方  
勇悍用之多年汰諸一日彼必怏怏不平且又羣聚  
易逞膽壯易激苟有奸人從中號招卽西山不難加  
險而南浦一夕生波其與三五伏莽之爲可慮也遠  
矣伏惟憲臺密疏入告以漸而裁或汰其老弱或缺  
者不補不過數年之間卽可不動聲色而盡汰矣爲  
休息民力之計者在於從容杜其難端豈在取辦且  
夕反致不測哉夫山谷有寇以兵捕之若兵有變心  
誰當禦之方聖明之世又當憲臺威嚴之下雖斷斷  
乎無此事然不可不爲未雨之綢繆也伏惟酌奪

上吳制臺書

某舊係編氓頃爲屬吏伏惟憲臺大人閣下風行兩  
粵氣備四時凡在宇下莫不沾恩而曲宥疎直俾得  
暢所欲言教其可否以施行于粵西因之叨遷內地  
則未有如某之厚幸者也九月奉辭憲階又過蒙獎  
借寵頒迭下感激之心永於江水後以十月初四日  
卸事初八日出桂林計自龍城登舟凡三閱月然後  
抵江左顧念感恩圖報者天下之同心慮患圖存者

當官之大義某雖遠離右江仍有不敢去諸懷而竟  
置不論者夫粵西之不安者十有一而救之之道八  
今請先言其不安民各謀生或驅以死吏之黷貨也  
盜之焚劫也猺獞之窺伺侵掠也加以水旱不時饑  
寒切體民之蚩蚩其何以安追呼者在前號饑寒者  
在後露刃相攻者在左右士獨何心能安弦誦朝攻  
暮奪途途狼顧行旅何以安戍樓相望晝夜不遑兵  
何以安干戈之後拋荒散離賦額難克考成期迫爲  
有司者能安乎毒蛇猛獸瘴癘彌天文書期會奔走  
不暇食雖廝役可得其安乎奸猾唆使爭奪攻訐大  
小土司得安其土者有幾乎歷世銜怨賊殺相尋強  
必兼弱衆必暴寡子忍嚮親兄婚弟室則猺獞之不  
得其安也爲尤甚法不嚴則廢事令太急則民逃久  
之胥役受賄畏刑挾與同竄有司遂至于束手是官  
吏與民上下皆不相謀而不得其安也深箐熱阪種  
類各殊兼之邊楚邊黔滇邊安南內旣隱憂外仍虎

視分防四五千里額兵不過二萬策應不及則大小將領欲其無危心也難矣或道路或鄉曲或本地風烟或他鄉流劫有司聞警而不能制則請兵兵分力薄戰氣不壯避險諱亡則恐以養癰而釀成他日之大變此不但兵民下吏不安上憲之心不且如懸旌之無所終薄乎所謂地方之不安者蓋如此其拯救之道一曰除貪墨獎廉吏二曰練鄉勇代戍兵三曰宥小過以全人才四曰核空糧以實軍旅五曰和文武以銷內釁六曰驅逐外奸撫綏猺獞而變易其風俗七曰靖土司之難八曰崇學校正人心以爲久遠之計夫粵西大疫之後見存者皆死事之餘也撫育尚恐難全顧可肆行股削乎誰爲卽墨誰爲東阿黜陟明而吏可勸民生乃可安若或兩存政必不舉然以多變之地雖有善政不能卒化剽掠靴禁獮俗難改有司之法令不行兵甲之誅勦不及東捕西出不勝其紛此莫若察其可與爲善素爲鄉里信服

之人誘而結之釋其前事督以後效使之練土人遏  
亂萌蓋其同鄉共里深知踪跡內變難生外侮難入  
雖或事出意外發而卽獲以視有司之追捕遣兵之後  
期其爲效也殆不止於十倍此法旣行卽分防之兵  
竟可撤而歸伍矣天下之入仕途者喜粵西之爲官  
吏者懼一懼死亡一懼譴謫每有掛冠保妻子之心  
爲政不力逋賦流言又亂其意則黽勉救時以副委  
任者無怪乎其寥寥矣是故伏莽不靜但責其緝眞  
盜不以叅劾奪其職歲事不克但求其完額數不以  
後期爲之愆溫以相接誘掖獎拔開其前進之途則  
人人樂于有爲政事必有可觀矣額兵不足以敷戰  
守尚可虧缺乎主帥無計以資奢侈能無扣剋乎少  
扣仍不足多扣又恐其譁譟于是乎傷亡不報缺額  
不補而冒支其名糧按冊有兵臨機無伍廝養僮輿  
又受餉不入正隊經制一千不盈七百今當痛除此  
弊兵必稽實餉無虛冒然後可戰可守行伍不患其



單弱設兵以衛民也兵聚而民散兵強而民畏畏之  
既久必有禍心且無論其操戈也猜忌一生訛言孔  
多爲之上者不平其心各求其勝將見外侮易禦內  
憾難除非地方之利也察其起事之因銷其未形之  
患惟在推長引過以保地方無事而已矣某嘗招致  
獯人身入其室分之以食繼之以賞彼皆樂于見用  
效力成功以是知據險不出犯法違禁皆他鄉之裁  
兵獨蠹屢犯誅戮之徒竄匿蠱惑故激其紛擾以借  
爲安身取利之囿也今察其名之顯著者先驅之而  
後及其餘黨庶引誘之路旣絕作惡之心可改因而  
漸與接近導以羞惡變其野歌內亂之風化其種樹  
誅仇之舊墾其土養其人各食已力不貪他人之所  
有卽毒霧窮荒可以一變而爲樂土也土司之保外  
奸更甚于獯人初惑於奸僞後受其傾危媒合逆目  
紊亂宗支引誘稱兵擾亂爭奪此其法在必除也明  
矣奈何藏匿不舉欲遣無由今惟核明宗序以定承

襲其有屢爭屢奪累世不寧者計惟改土爲流以斷其本焉然後可至于昔之爲吏者歛土司今之爲土司者疾流官不論清濁槩稱攘已奉文不報越奏上臺夫內外之分上下之辨猶如室之有壁堂之有階遞進遞上而知其尊若踰墻而登則已視堂上爲野外之丘狐狸將越之尚何尊敬之有此在戒有司之正已不貪土司之利而土司亦不得蔑上妄行以亂古今之大體夫如是則越民可保越地可寧變亂可以不作然後頒詩書崇教化培植有用之才董率無知之衆庶幾前以慮患圖存後以久安長治也然必擇人以爲之先而使其餘者觀法焉若卒然槩責以速效則恐移風易俗使民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所能爲雖內地猶難之況彼文身烙躡之別徼乎哉某身離粵地心念舊恩故敢以長言瀆憲聽伏惟賜覽而採擇之臨稟南望不勝悚切瞻戀之至

與徐侍御書

某近依輦轂時切瞻就顧以憲體尊崇未敢屢瀆頃  
驅馬栢臺下見工役夥甚言將更易高臺不知義之  
何居也敢以書請夫栢臺立于數百年之前制爲甚  
善今撤而高之以壓正署可乎陰陽家言卽不必拘  
然失時不雨民方狼顧竊謂寢役最便昔仲尼褒舊  
貫之論春秋譏城郎之非豈亦不足深念乎非不知  
捐發其直於民固無所費但撻之十家之產之義似

以不舉爲善耳且今者澤潞之引經年不銷河南之  
鹽半載不運徒使解鹽山積而太行右下越行長蘆  
之鹽當此之時課再加而費孔百出商力竭而稱貸  
無門所賴秦中一路食鹽多銷引寡盈縮相補可救  
燃眉奈何河廳欲爲三口之察咸陽又有盤詰之請  
虎視眈眈務欲指官鹽爲私販以快吞噬此說方倡  
而渭水之帆影已絕河東無復行鹽之地言及于茲  
恐不免中食廢箸土木之興尚何暇乎哉

與左江道王聚五書

弟曩在潭中尚苦江分左右今歸白下何堪地隔西  
南雖行舟聞出谷之聲而別路有高山之仰回首海  
陽輒悵然于流水之兩岐也老寅臺夜坐秋槎堂亦  
念及風帆此際飄泊何津乎晨興入制府與藩臬比  
肩而行亦言及右江遺事爲可爲否乎夫以弟之疎  
拙茹荼兩年每因藥裏關心至于臥閣廢事江上追  
思每爲汗下惟老寅臺隨時遮掩俾免風波是所深

身山園有草  
卷之二  
三  
奠于去後者也瀕行渥愛有加感勒何旣繼此好音  
時惠以慰懸思中宵跂望千里馳依

與蒼梧道與子延書

八桂之間旌節相望邇者亦謂其尋常及奉別白鶴  
樓下一日尊前三月篷底覽其湘水北漸不復有入  
粵之波然後知御李瞻韓大爲難事耳嘉平十日抵  
白下諸務蝟集薄才不勝其任時有將伯之呼惟企  
老年臺開藩江左游刃有餘庶得晨夕瞻依仍如前  
日之提撕也至第之承乏右江臥閣廢事者兩年遠  
無施于土司近無補于猺獠事後追思每爲汗下雖

叨恩量轉江東而在已懷慚炎微掩垢藏癥俾免指  
謫是所遠望於仁人君子者也姑蘇姚子江干一晤  
有若舊交以聲氣之投故也幸爲達意吳越雲樹道  
里難稽惟有馳依匪筆所罄

與宗弟星公書

事有出于望外雖內地猶以爲幸況乃蒼梧之野瘴  
癘彌天又在衰遲多病之時乎曩以甲子秋辭家廟  
南行少子牽衣老妻掩淚在已固強其顏與親戚故  
舊一揖遂別去渡黃河踰熊耳冒暑赴限期僕夫告  
殞以爲車馬艱辛易舟楫于江夏不見撾鼓之吏未  
進黃鶴之酒雖乘風破浪至岳陽樓下奈已倦于登  
眺洞庭風波頓息爲舟子所稱而此心搖搖不知所

棲泊惟有憑弔于汨羅浩歎于長沙所事與屈賈不  
同感懷與鄒浩無異從此出秦城下灑水牡丹橋上  
難起少游柳水津頭空招子厚鷺山滯司戶之魂鶴  
嶺捐三公之館我獨何心能無動魄以深入境未  
睹炎威止以地無霜雪木不黃落謂與中國果別至  
其人雜狎狼狽獐獐兼青草黃茅野歌而合殺久于  
貨涉旬彌月始知其風踰歲經春方受其困始則臨  
食不敢飽當風不敢坐欲以自攝豈知內熱既成無  
風扇和飲食真不能下而支離委頓命若懸絲乎此  
時有思明軍廳謝健行太平別駕王寧侯皆同里故  
人之子不時枉顧問疾視藥我惟勉強屬息托以室  
家在彼慰藉周詳身承委寄詎謂事變不測死亡之  
慘莫必其誰先我之喘息轉定二子少年無恙顧乃  
前後十日而竝至于不諱爲之周旋身後送柩故鄉  
乃在于我乎哉此乙丑冬十一月事也身未全平親  
知又盡因以衛生之心爲掛冠之計但緣攝理臬篆

會審粵東任重而必不容辭比其事竣西歸則已四月終旬瘴癘方高必不可以舉步矣夫越西有夏而無冬惟寒露之後其酷小減謂可控辭非敢負國恩念妻子特以病在膏盲空此捐生嶺徼爲刺史諸人之繼不如生入玉門或不至卒然棄溝壑他日尙可圖報也展轉牀席屬思具草欲以及時奏請忽有扣門者曰邸報至矣副使陞矣以江東易粵西矣我曰拒之彼徒相誑及其扣愈急聲愈疾則試啓門而邸報果至矣真耶夢耶半信半疑者久之乃始感激泣下曰在昔韓之潮陽蘇之儋州鄒之昭州何嘗不再承榮命仍還內地顧古人學問聲績皆能動鬼神感異類今旣萬萬不能及其一彼不聞有他恙雖或少羈時日尙可無虞今也德涼而病劇方在旦夕莫保乃荷茲寵命出萬死難冀一生之地還佳麗無毒蠱之鄉復見衣冠文物不聞攻劫靴禁有醫可求疋羸可起朝廷之汪濊何殊焦土之雨露哉因念入粵兩



年用兵者四其他刑名之寄中夜慮囚憶昔歐陽觀  
對案指少子言語悲傷今吾子旣在萬里外歎息無  
人問倦極則凭几假寐徐剪燭再舉其卷吁嗟乎在  
已求生恐其不獲奈何字字驅人就死卽罪爲彼之  
自招我獨何忍廢卷而起在牀反覆體熱內急則索  
湯液以飲曰安得去此他往有一日之快此意縈縈  
不斷又不敢望其實有斯事乃今奉命自天遷居有  
地果得西辭藤峽東別龍潭由桂林虞山之下鼓櫂  
上三十六陡轉下鈎鉅潭泛盡三湘見故人于嶽麓  
縱浩歌于江漢風卽欺人舟偏絕水復登鸚鵡之洲  
再訪赤壁之戰則吾家公瑾如生而阿瞞喪膽輒爲  
吐氣如虹也安在入瘴海者之必不還乎哉黃州有  
東坡遺事彭澤有元亮餘風帆過相尋得其彷彿祇  
以匡廬之側有吾家南康主人在焉湖水盈盈難于  
一晤疇昔惠問及今念之咫尺天涯渺如吳越不知  
月至白鹿洞者幾次日侍扶風帳者幾人僻地政簡

不必求異蹟惟作人著述定有次第顧安得一一爲  
我道及也種玉可有萌芽晚年無他嗜好惟當以此  
爲重我至白門卽亦取少子來南課其誦讀若有可  
觀當以相報湖上烟雨雖與天南迴別然亦善攝爲  
宜勿以少年自待也風帆朝掛瞻望爲勞良晤何時  
可勝洄溯

再與宗弟星公書

自八月望前聞報卽議束裝以季秋三日出龍城東  
至端州西還桂水舉櫂而北及今三月篷底但有水  
聲曾無邸報以故東抵湖口始聞吾家南康太守作  
兩川督學使者矣夫負匡廬面彭蠡爲天下名山水  
主人時而開講席于白鹿洞倡學正人心顧不以考  
亭之繼見重海內所惜陶元亮不屑折腰古今人情  
定自不遠在已雖未嘗出諸口二三兄弟則莫不爲

之惋歎也茲者受專救以班孟堅爲錦城師表卽蘇家父子亦甘心執弟子禮不復敢以想當然之語唐突古人詎非佳事固當卽日叱馭不得以上青天之難爲詞也若到雨淋鈴處須念御樓宴樂去此行幾何時日徒使草堂孤客落日聞猿詩雖工而流離困苦酸氣逼人今者按行其地若一一更作壯語恐失本色然東坡和陶不在相肖固不礙其兩行也吾惟拭目秦淮河上俟脫稿之來而傳之矣

與左江唐鎮臺書

山水相依爲形勝文武相依爲治績所以魚山鷺水相與成其高深其與趙以廉藺而重漢以平勃而安蓋從來一揆也在親臺英畧爽氣不愧古人弟亦竊用向往匪朝伊夕比者龍城握手隨事咨度遂使蠻荒多變之地得保無虞未嘗不自謂可幸而遠徼從此無意外之憂也奈何三江八桂迫我出居舟楫日乘流因而聆教希濶親臺不以爲較而綢繆地方

獨竭心力弟既遠出無反顧之患計欲還歸時細議  
方畧永靖大荒不期旌旆飄颺已返南寧之駕三奉  
華翰以不及相別爲歎弟獨何心顧能忘交歡雅道  
乎夫以夙所欲見而不可必得之人一旦相逢又在  
反側不常之徼外身又他出不獲寧居恃親臺爲盤  
石之安乃羈于他鄉不得昕夕相從而顧聞親臺之  
去接親臺之書又不能以時裁答其于交道何以自  
處不知公出柳之日民之相送者幾何人兵之願從  
者幾何隊感激惋惜謂不可復得者作何狀公于若  
輩又作何慰藉柳江之上必有頌德之石弟于所言  
不聞所行不見而徒奉芳函悵然顧念又不知至寧  
之後彼地之感悅何似舊交之歡好何似亦或言及  
右江之事與否弟或幸再赴端州必道南寧以圖一  
晤罄此衷曲茲因太平別駕使者之便聊致蕪函敬  
候興居伏惟不棄謏薄時惠德音俾免墜失是所深  
望耳溽暑瘴癘幸惟珍攝筆不盡言可勝瞻溯

三

答友人修家譜書

吾家譜牒殘缺久欲修集緣病不能舉草頃念時變不可知加以衰老日尋今茲不為捉筆恐祖宗盛德竟成湮沒後茲或欲觀法無從焉寧不惜哉夫作譜之難不在不文在不核核矣猶恐不嚴朱虛之歌所當深念而前世又患於濫引文昭武穆動飾觀聽夫既已海濫山隈千年編戶猶以古聖先賢為口實祇見其顏之厚耳是故應闕者闕不須百世應削者削勿

身山園存草 卷之二 三

見山園存稿 卷之二  
滋他族惟於應補者則補之祖父之傳不辭草創誥  
敕之文所當載入廟祀隴圖必務周詳訓詞禮節必  
馴雅可傳而乃可執筆也公今日汝南同譜乎是所  
謂邑令尹之赴任者也晨出古碑下鐫曰文中子故  
里尹曰文中子之後有人乎有隸遽承之詢其名文  
某也尹曰答之顧不可以噴飯乎

答友人書

昔從野次得題壁大韻有如快晤然雲鶴奇蹤終之  
去向未卜比忽接手教承欲提攜作魏伯陽之談振  
此衰老感甚顧嘗聞之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雙鬢垂  
白尙在坐議則力行當俟何日乎卽使有喙三尺不  
過幸取空名如莊生所謂賓已耳主之不存賓將安  
附倘借此爲子牙之釣老而待時則我無七尺綸竿  
君當西渡河議之渭水

與陸念齋書

南北遂爾傳烽何由良晤弟伐木河干久矣翹首江  
天遙卜保障故友東莞丞予孝廉介孝瑞見詣曰陸  
公先生同譜乎吾父逃越人之難抵治下而亡於例  
地主具結柩乃可發兩世之賴也可以一請乎夫東  
莞丞不甘從逆自越而北可謂忠矣其子間關往取  
柩不可謂不孝出一結以成其德兩世之賴也可以  
相給乎天襄令嗣可讀父書然范氏之甌有塵焉弟

見山園在草  
卷之三  
北人也不能南佐公其謂之何

與劉靜寰書

昔澤潞步卒雄天下公驅馬太行見其制猶有存者  
乎經獲鹿曾否謁淮陰侯之廟天下事不可去懷不  
可着手徒對古跡能無留連乎哉今抵燕市幾何日  
或尚有慷慨悲歌者幸告當事曰朝廷有西顧憂若  
屬也可令以兔置白首乎



止人赴訟書

始聞夫子之獄也曰訛傳耳及筆札鑿鑿而昔乃爲之裂夫夫也取人之有以犴狴躄跖所爲乎夫夫也奉天命誅不法不免躄跖其行焉民可聊生乎雖然彼其炙人之肉也於汝乎劫焉而不大嚼彼退而曰吾且必搗鼓夫子之搗鼓也獨舉一事乎其多舉也直鼓者之聽若言也遂入告而治其罪乎其覆訊也氷堅矣不一人證瘡瘍于二千里而決無期生死之

係也昔者兵不殘城乎不控也是亦可以列視也

與宗兄在中書

不展良覲十有五年從三立口角得耳治聲且風動  
南方雲移東國翹首知青嶽咫尺也海水橫波朝廷  
有頗牧想久矣燕齊古材武地或有沉抑未可知曹  
冠五言其表弟某執爰而前魁傑與人殊豈所謂其  
人者耶青淄間或更有昔時射鈎者皆當爲國器之  
勿使鮑叔專美於前也

聖

與趙鍾秀同年言命書

命之罕言也懼諉耳孱弱無健步強梁復得藉口曰維天之故斯君子懼之矣乃今二者比比復未嘗一言及命吾恐任已之過甚于諉天寧若制之以言命而善可慰望不善亦可安分乎且知其不善而使力以挽之但有至誠回天未見鬼神掣肘夫然後耳目生動心膽不狂不至以頑冥決裂遺憾天下然則善學聖人者豈必膠柱于罕言乎哉幸勿曰此岑寂中

破除一着也

與郭子謙書

不必蒼梧爲遠莫愁湖上欲與故人促膝固已遙遙  
二千里日月水流老將至矣堪此睽隔乎來春定整  
歸鞍當待我東籬共與南山相見也近履清佳先此  
馳候

報粵藩教元公啓

恭惟老先生台臺冬日可親春風滿座膏澤深通九  
郡異類同沾帆檣遠及三江遐方共濟雖魚山鷺水  
有瘴彌天賴此桂嶺星巖藏烟無地所以兩年待下  
風喜德音之盈耳比者一朝違大雅覺鄙吝之生心  
蓋君在粵而我入東吳有乖良晤如灘水南而孤蓬  
北指自取分岐憶別伏波門隆諡有加而無已回首  
朝陽洞鄙懷蘊結以難消非徒濡足黃沙仍再三以

南望抑且揚舲青草終躊躇而不前未知風洞虞山  
或亦關心遠道無如洞庭赤壁幾番空賦伊人特借  
雙魚奉啓居于馬頭峰外願從八桂示周行于燕子  
磯邊莫令萬里衡陽雁不度而夢偏獨度庶幾孤洲  
秋水鷺斯歸而書亦同歸至于疇昔多愆統惟涵蓋  
其或他時具奏冀在扶持言以旌心筆難罄意

與朱協鎮啓

恭惟老親臺衛國功高新息望遠營開細柳誰容馳  
馬于壁門雪落蔡州獨可擎旗于永夜所以月奏三  
捷勲旣著于閩中因而詔下蒼梧任偏隆于徼外地  
適逢其岐界牙旗建而東西粵于以無烽風或見其  
不平枹鼓振而左右江忽然破浪蓋民安由于盜盡  
原不以姑息爲仁雖將勇固可兵強尤在乎賞罰之  
當弟瞻言有日屢奉問于鷺山及醜酒臨江獲澄觀

于冰井始知棘門之果爲兒戲非可憑依孰如吳漢  
之隱若敵國獨饒氣色三朝泊江上實爲公以留連  
萬里赴石城終奈我之遠別念孤行而相送曾分一  
旅之師感厚德而長吟應有連章之報願言移節制  
如潮如汝可計日而聽諸秣陵遂許傍旌旗渡江渡  
淮將按部而隣乎幕府固當指日亦由南越而東吳  
爰得占風能續新歡于舊好臨池洄溯可任瞻依

劉廣昇入鄉賢議

竊惟公論表聞于沒世優禮宜加于高賢所以鄉先  
生歿而祀社古有其文師弟子擬而揚言今存其例  
倘衆論不孚難于大典若景行有素當議追崇已故  
鑿儀使都督同知劉某身生閭閻獨謙謹而不驕世  
享貶封惟溫文而好禮大司馬之爲祖樂有聞孫執  
金吾之爲官久推稱職益積德者六十三載不獨一  
國之賢遂受任者二十七年克奏兩朝之績所以

世祖之英武有蟒服名馬之恩迨至今上之仁明復玉帶貂裘之賜祇緣風木懸愁五月告歸于珂里不意焯蒸獨犯兩年赴召于玉樓星淪涑水之濱鄉隣飲泣誄入銀臺之下寮案驚心憶其過于自遜仍不淹班馬之名當茲悲有同聲誰能斲龍螭之望有如張芮之爲學士李素之爲通卿儘堪師表當與溫公之在夏縣文清之在河津竝列膠庠況詔修直省之誌必無不舉之英流而名著夔龍之班尚有長懷之執友苟存而不論必聞者同傷伏惟執事追念名賢實乃斗南第一俯從定論准其廡末相叅自此鹽運司展禮春秋香分半座因使士庶人同瞻雲漢化被三河矣